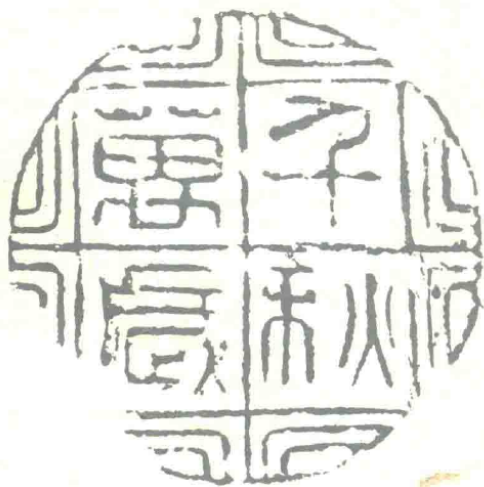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浩氣英風

——史堅如傳—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浩氣英風

——
史堅如傳

吳東權 著

近代中國叢書・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浩氣英風

——史堅如傳

定價：新臺幣八十五元整

美金三・〇元整

著作者：吳東權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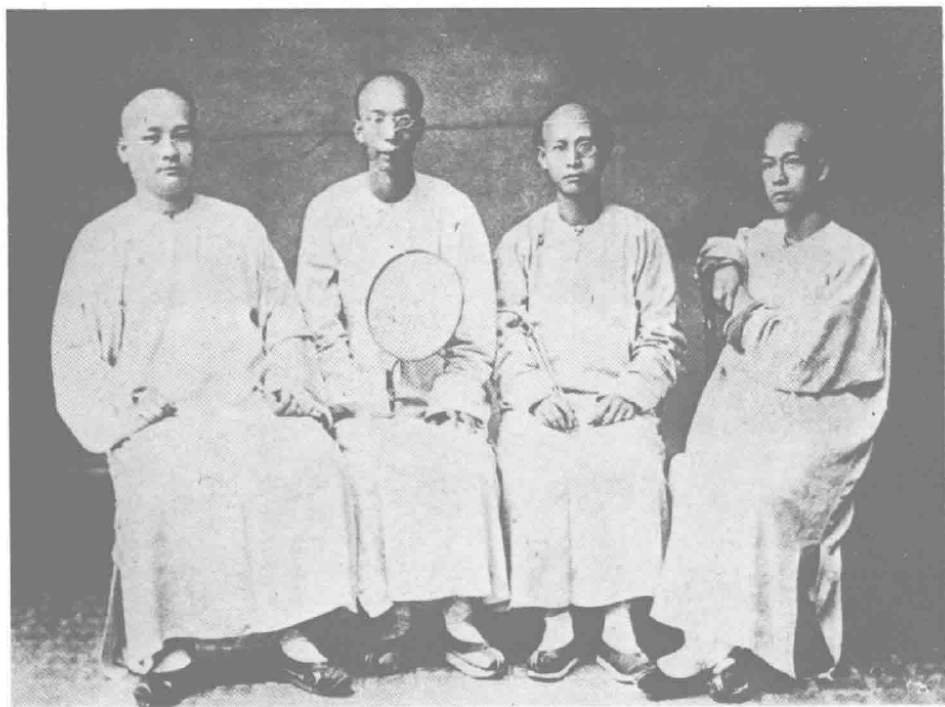
謹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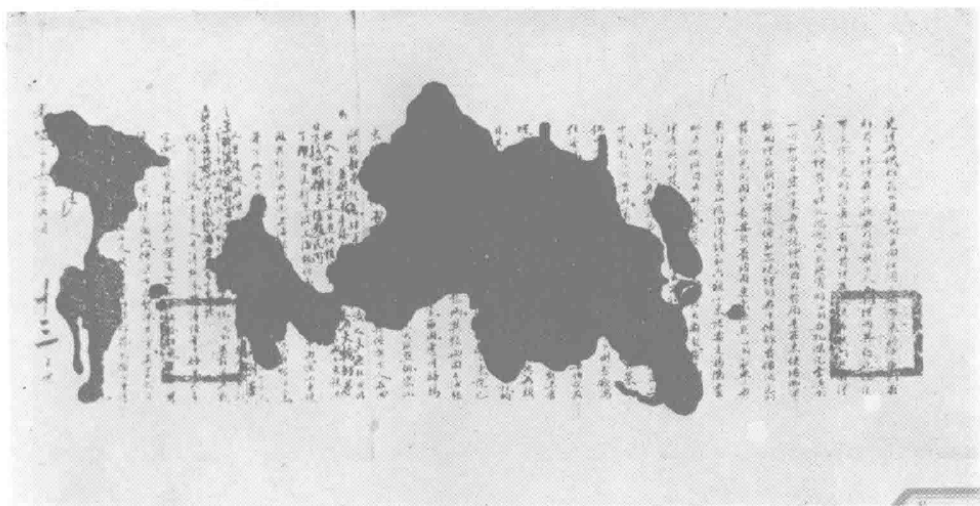
史堅如烈士遺像



史堅如烈士坐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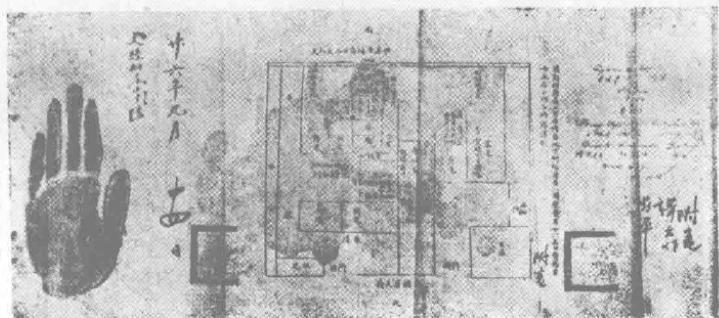


崔與（人一第起右）士烈如堅史（九九八一）年一十前民
。影合臣石張、民俊黎、約通



史堅如烈士供詞

——民前十二年（一九〇〇）九月



五指如山 屹然不動
千秋今日 壯烈從容
後死者滄海題

浩氣英風

——史堅如傳

目 錄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插圖

文

後記

本文參考資料

目 錄

浩氣英風

史堅如傳

一

真想不到，史悠乾先生才享年四十八歲，就在一場大病後拋下一大羣子女，溘然去世了。提起史悠乾先生，在廣東番禺縣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士紳，凡是讀書人，大概都知道他是一位極富文學天才，却又不圖功名，只是潛心研究理學的人。再加上他的父親史澄先生，曾經中過道光己亥年舉人，庚子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歷任順天會同考官、閩、晉主考官、國子監司業、右春坊右中允，後來以母老倦游返鄉，結交士紳，專事教育，在端溪書院、粵秀書院主講，所以番禺、南海二縣的學子，大多出自史澄先生門下，當然對史悠乾也就相當熟悉。尤其是史悠乾在十四歲那年，就仿照千家詩寫出了「嶺前茶葉和露種，溪畔荔枝倚雲栽」的兩句詩，受到大家的讚賞，譽為文才少年，一致相信來日必定青出於藍，功名必將超越。

乃父。誰知道他長大後，却偏偏不驚功名，從來不去應試，只在家裏過着悠閑恬靜的生活。他的夫人方氏，是個典型的中國女性，一切以丈夫的志趣爲依歸，也從來不規勸他爭取功名。所以縣裏的一般士子，談起史悠乾，往往都有一種惋惜的心情，認爲是埋沒了人才，放棄了替番禺縣爭光的機會，可是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那樣看破功名利祿。

難道是因爲他潛心學理，悟出了人生哲思？抑是他自暴自棄，缺乏爭取功名的意志？都不是。

一直到他因病入膏肓，自己知道很難康復，他才對子女透露了埋藏在內心的秘密。

這一天清晨，他覺得精神稍爲好了一點，叫夫人把枕頭墊高一些，然後把七個子女統統叫到床前來。

大兒子史久照，已經二十四歲，兩年前成了親，媳婦也站在後面，一臉的憂傷。

大女兒叫史完，二十二歲，兩年多前出嫁到鄰鄉黃府，這天沒有回來。

二女兒史靜雲，年初剛剛嫁給南海縣李秀才，也不在家裏。

二兒子史古愚，十六歲；三兒子史久述，九歲。兩兄弟並肩站在床前，像兩尊木像，一動也不動。

最小的兒子史久緯，才六歲，他半倚在二哥史古愚的胸側，兩隻大眼珠滴滴溜溜地轉着，他首先看看依偎在母親懷中的小妹妹史憬然，這個四歲的小妹妹，顯然還不知道人間有沒有什麼憂愁，自顧在母親懷襟中玩弄着小手。比她大兩歲的史久緯，却已經在他那幼小的心靈上開始印上了疑慮和不安的痕跡，他那瘦弱的身體，似乎已經開始在承受人間的壓力。

方夫人坐在床沿上，用手按了按床上的被角，聲音非常梗澀地向丈夫：

「孩子們都來了，你要對他們說些什麼？」

「噢！」史悠乾的眼睛突然睜大了許多，那一雙失神的眸子向環立在床前的子女們掃瞄了一轉，最後落在幼兒史久緯的臉上，他從被單中伸出一隻乾瘦的手，向史久緯招了招，史古愚立刻把身前的史久緯推向床沿，他踏上床前的踏板，右邊的臂膀正好被他父親的手輕輕地捏住。

「這孩子好瘦。」

史悠乾有點心疼地說，又輕輕地捏捏么兒的臂膀。

做母親的聽了有點過意不去，憐愛地瞧了史久緯一眼，又瞧瞧躺在床上的丈夫，心裏憂傷地想：你還說孩子瘦？你自己才瘦得不成人形了呢……

「你們都在，很好，我今天，要告訴你們……」

「你慢慢說嘛！」方夫人看到丈夫還沒有講幾句話，就開始哮喘，心中一陣難過，差點掉下淚來。

「孩子們，」史悠乾一直乾喘着，但是他仍然費力地把聲音提高些，唯恐子女們聽不清楚：「你們要記住，我們史家，世居江蘇溧陽，後來，後來遷於浙江、浙江山陰，先祖史可法，大明兵部尚書、武英殿、武英殿大學士……死守揚州、死守揚州做什麼？抵抗滿清……」

「唉，你現在對孩子們講這些幹什麼？」方夫人打斷了丈夫的話，不以爲然地說：「看你喘成這個樣子，還是少講話吧！」

史悠乾不但喘着，而且還咳了一陣，但是他仍然緊緊地捏住么兒的小肩膀，吃力地接下去說：

「大家都說我是個怪人，爲什麼不去應考，圖個功名？他們都不知道我的心事，我，我自幼就立下誓言，絕不替滿清做官。所以，我今天也要鄭重、鄭重地告訴你們，做任何事謀生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做官，不要應試。」

「爸爸！這一點我們都照你的意思做了，你用不着操心。」老大史久照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「嗯，久緯還小，我怕他長大了不知道。」

「我們會告訴他的。」老大史久照、老二史古愚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「要讓久述、久緯記住，不可以忘記！」史悠乾認真而且吃力地叮嚀着：「你們要讀書，是從書中學聖賢的人格修養，不是爲了謀取功名，你們祖父所著的『本源錄』、『趨庭瑣記』一定要熟讀……」

「唉！讀書有什麼用？還是老老實實地種田好。」方夫人摸摸小女兒憬然的頭，深有感觸地說：「像你，天天都在看書，看了一輩子的書，結果把身體都讀壞了。」

「你不懂！」史悠乾微嗔地說。

「我是不懂，我只懂得一家人快快樂樂，健康活潑，就是最大的願望。」方夫人也有點激動地說。

「媽，爸爸很快就會健康起來的。」九歲的史久述，善體人意地插了一句話。

可是，史悠乾並沒有健康起來，反而在第二天凌晨，在一陣急咳猛喘之後，痰封喉嚨，

拋下了妻子兒女，溘然長逝了。

史悠乾的四個兒子和三個女兒當中，對於人生的體驗，生離死別的感觸，各有不同的層次。年紀大了些的，自然會感到喪父之悲，哀慟啼泣；年紀小的，雖然也陪着母親和兄姐哭泣，但是內心裏畢竟還體會不到失去了父親的悲傷。就像六歲的史久緯，和四歲的史憬然，這兩個兄妹，只知道父親已經死了，死了的人是很可怕的，所以他和她看到大人們哭泣，他們也跟着哭泣，有時，他們哭累了，也就停止下來，休息片刻。有時，他們被身旁的一些動靜吸引了注意力，也會停止哭泣，轉移情緒，去注意別的事情，不管怎麼樣，在史久緯和史憬然的心靈上，對於父親之死，多少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。尤其是就在辦喪事的那一段日子裏，史家偌大的「太史第」一片哀愁和忙亂，和尚在唸經、道士在做法事，一會兒燒冥錢、一會兒燃蠟燭、一會兒敲木魚、一會兒搖銅鈴……白天裏還沒有什麼，一到天黑，史憬然就哭着找母親，史久緯就急着找大哥。可是母親和兄姐大家都在忙亂着，有的在跪着，有的在上香，有的在抽噎，沒有人陪他們，也沒有人照顧他們。可憐的史憬然，幾乎整天都在哭。倒是史久緯這個小男孩，儘管他也很害怕，也很惶惑，但是他畢竟是個男孩子，不太輕易跟着妹妹哭，有時，反而會對妹妹史憬然說：